

楔子

“你的老师，乃是魔术之敌。”

奥勒留-马尔克斯·马洛（Aurelius-Markus Marlowe）驻足看向声音的源头，他的视线越过成排的艺术真迹，与之相称精妙浮雕装点着一段寻常走道，走道的尽头站着他的同窗，露维雅洁莉塔，衣着考究的北欧名门。

他对上她淡漠的视线，等待她的下文。

“你的老师，乃是人之大敌。”

马可举起双手作投降状。这两句没头没尾的话叫他没耐心接着听下去，况且，再过三分钟就要迟到了。“英雄所见略同啊。”他说。

哪知少女闻言却是变色，她的手上骤然亮起魔力的光辉，神秘之力经由魔力回路引导，注入手臂内的魔力刻印，大气一同被扰动，渐强的嗡鸣声叫他心烦意乱，汗毛倒竖。

他还没适应种种超脱日常的体验。不过老师教过他，历史悠久的魔术名门的研究，通常以魔力刻印的形式代代相传、这种刻印规定了魔力的流动，从而产生不一而足的魔术效应。每代家主的毕生心血，都以刻印的形式封装起来，仅需注入魔力就能启动，重量轻过纸张，却又重于山峦。

魔术，以神秘为力量，以保密为准则，魔术的核心——此地，时钟塔，仅有为人所知的第一原则，“神秘应当隐匿”，而缺乏此外的道德，更没有所谓法律。历史悠久的魔术名门，也是百战百胜的角斗士，魔术师们的研究成果，是要用来杀人的。是故，艾德菲尔特家家主，露维雅洁莉塔·艾德菲尔特手中握着的绝非裁纸刀。

况且，裁纸小刀难道不能用来杀人？切勿被这称呼所误导，魔术，近乎奇迹的术法，不是街头卖艺所用的伎俩，而是切实的捷径——由因及果的捷径。人力无法做到的事称为奇迹，此外皆在魔术的范畴。自魔术王所罗门死去已有近三千年，残酷斗争中活下来的魔术师们，没有易与之辈。

今日之冲突充其量是斗嘴，然而，若不做些什么，昔日同窗恐怕不介意伦敦城郊多一处野冢。世界的另一侧，真当是危机四伏。

这些思想浮上心头不过片刻功夫，见被轻视的贵族少女愈发愠怒。

“然而若说我完全认同，那也是说谎。”

少女所擅长的乃是“咒弹”，寻常用来也不过叫人生一场病，然而经由她的魔术刻印，则可叫人心脏骤停，当场死亡。

“还有什么遗言？”

少年顿了顿。

“他并非人之敌，只是贵族之敌罢了。”

风停了刹那，艾德菲尔特松开手：“那就足矣。”她以单调步伐款款走来，不过十余米距离，很快来到奥勒留-马尔克斯面前，指尖距他额头不过几分。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而我认为，他并不正确。”

少女周遭的空气陡然一沉，大气中的魔力，加上她自身所有的小源魔力，供不应求，正被某个术式挥霍着。她抬起眼眸，正咀嚼这句话的真假。

香水味惹得他鼻头有些痒，马可干脆抬起右手，“这是证据。”

他的小指指尖，微弱的魔力流动着，被限制在短短数厘间。这正是他所刻下的，马洛家魔术回路的开端。

艾德菲尔特握住他的小指，出神地看了许久，终于，她意识到自己失态，甩开他的手扬长而去。

马可听到身后传来她的话语：“勿忘第一原则。”

假如神秘为人所知——为世人皆知，就不再能被称之为神秘，神秘也将失去力量。是故，神秘应当隐匿。而他的老师，现代魔术科学部长艾伦·纽厄尔，魔术计算学的开创者，似乎正违背这一原则。

此时是1992年7月15日。